

四
書
湖
南
講

中庸詰

中庸子思所作

錢塘葛寅亮著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此論性學與天命所重在

誠。故功夫屬於慎獨焉。天命者。上天之生人。猶命令使之也。性者。心之所跡生。卽人靈覺之心也。性雖自有。而受生於天。借言天之命令。爲人之稟性。以見天人之合一。其相關最切也。率性者。直達其性。不假思勉也。道猶路然。率性乃人所通行。天下合轍者。是之謂道。脩道者。脩治其道。不與性參差也。敬以迓人。脩道乃用功方法。垂訓萬世者。是之謂教。○鄭註曰。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孔疏曰。天本無言語之命。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賢愚。若天之賦命。遣使之然。率。循也。道者。通物之名。開通性命。猶如道路開通於人。

中庸詰

全卷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

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故君子慎其獨也。

性不易率。而道有可脩。故直接道也者。須爲等待。臾爲延緩。道率於

性無少間之可舍離也。隨反言可離非道以叮嚀之。是故君子承上言學者用功之法。戒慎似有外防意。不貽慮其念或外馳。故於此戒慎以防其散念。恐懼似有內惕意。不間慮其念或內情。故於此恐懼以惕其昏念。然其實總指下文未發之中。亦總以提常惺之一念也。隱微卽不睹不聞。獨卽隱微。隱者視之不見。而實形天下之形。更無見於此者。故爲莫見。微者索之無朕。而實聲天下之聲。更無顯於此者。故爲莫顯。故君子慎其獨者。承莫見莫顯申明其所以戒懼之故也。凡此皆論脩道之功。夫者。○孔疏曰。莫無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

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喜怒哀樂屬情而未

發則返於性。因性無可指。姑借情以適之也。此性體虛圓而不落邊際。乃謂之中。發者。遇感以發。而中節則以中爲限度。更無過不及之差也。此其用與未發之中。諧和而不相拂戾。乃謂之和。惟中則不着一物而無物不包。如極大根本。含無窮之生意。是爲天下之大本也。惟和則不忤一物而無物不通。如直達道路。闢無礙之周行。是爲天下之達道也。凡此皆論率性之本體者。

致中和。天地位焉。

萬物育焉。

大本達道。原以天地萬物爲量。無所不包。致中和者。復申前戒。慎恐懼。推滿其量。以

起位育意耳。天地之清寧爲位。萬物之生長爲育。中種既致。則人性與天命相通。而搏掄造化。位焉育焉。

皆吾性之分內事也。中和本隱微而位育乃顯見。彼此相合則舜教復性而天命之在我者始爲克全矣。
○鄭詩曰：致行之至也。位，猶正也。育，生也。長也。

右第首章

首章統論中庸之旨爲全書總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此引仲尼之辨中庸

以見命名之旨。要從慎獨中所繇判者。中者不偏不倚。卽未發之中。庸者時常用之。卽中節之和。君子中庸。謂君子能實體此中庸。小人反中庸。謂小人雖自認爲中庸。而實與相反。時中者能於不睹不聞戒懼。須臾不離夫中者。無忌憚者。自信當下現成。不加戒懼。絕無所忌憚者。其人真是君子。而又時時此中。此

爲君子之中庸也。其人真是小人，而又無所忌憚，此爲小人之中庸也。蓋張誠僞之辨，以爲中庸定宗旨者。○鄭註曰：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

右第二章

自第二章至第七章。大旨是遡山中庸之命名。從知行強歸能於聖者。以

標示脩道立教之準的。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承上極贊中庸而難其能之之人。中

庸其至者，潛於不睹，不聞，通於無聲無臭，而極至無加也。比民非過卽不及，而知行難以兼到，故嘆其鮮能之。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

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

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知道之不行。謂識其不行之故。歸於知之。

不恰當。知者登。隱僻而過於知。愚者圓淺。近而不及。知。無以勝其行也。知道之不明。謂識其不明之故。踐於行之不恰當。賢者騁怪異而過於行。不肖者安。固陋而不反行。無以證其知也。知。愚賢不肖。俱身在道中而不能知道。乃借其不飲食而鮮能知味。以爲寓言。總皆爲民之鮮能。尤卸重於知。以起夫不行者耳。

右第三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承上不明故不行來。嘆道其不行。乃以起下舜之知者。

子

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舜其大知者。其知廣大而

無涯際也。舜不以知自居。故好問於人。所問不以淺近爲可忽。故好察。通言。惡。謂默消其所言之惡。揚。謂發明其所言之善。兩端。謂善中各有過不及之盡處。提執之。以折中。此中原從民間之過言得。即用其中之在於民者。其斯以爲舜乎者。惟其察。通。用。民。無處非中。無人非知。乃以爲舜。而非自知者之可及耳。此以見舜之知。方契乎中。而行之所踈隔也。○鄭註曰。通。近也。兩端。過與不及也。斯。此也。孔疏曰。端。謂頭緒。

右第四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上承

不行。故不明來。自知而罟獲陷阱之莫避。與下徒擇。自知以擇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乃以起下回之守者。

○孔疏曰。畏綱也。獲謂作樗也。陷阱謂坑也。穿地為坎。豎鋒刃於中。以陷獸也。朱註曰。辟與避同。子

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

失之矣。回之爲人。能用仰鑽鑿忽之功以求道。是爲擇中庸。恭提之篤。恍然道體現前。是爲得一

善。既擇卽繼以執。奉持於心胸之間。而加意保任。爲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此以見回之守。方得乎中。而

知所歸證也。○註疏曰。拳拳。奉持之貌。膺。謂胸膺。

右第五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

庸不可能也。承上能擇不能守來。均天下國家辭爵祿蹈白刃皆以爲可者。舉極難之事而

能之。以形中庸之不可能。謂其擇之既難。守之尤難。不可易能也。此卸重於守。以起下夫子所論之強者。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強有南方北方而強三等。而各云與者。疑辭以令其審處耳。寬柔以設教。不報復無道之來。是堅持忍力。過於渾厚。故以爲南方之強。而君子居之。衽席乎金革。至死亦不厭苦。是堅持氣力。過於激發。故以爲北方之強。而強者居之。故君子承上風氣之

偏。而歸重於而強者。挽情歸性之謂矯。勢漬能防之謂塞。和而不流。謂處人能和諧。而又不至於流蕩。是其強能矯易流之情者。中立而不倚。謂持己能虛中以立。而又不至於倚傍。是其強能矯易倚之情者。國有道不變塞。謂境順可誘。而堤防守之不易。是能矯易變於所順者。國無道至死不變。謂境逆可攝。而堤防守之更堅。是能矯易變於所逆者。故皆以強哉矯贊之。此以見夫子所論之強。方允執手中。而於擇守爲不虛也。○孔疏曰。抑。語助也。而之言女也。女子路也。社。卧席也。金華。謂軍戎器械也。

右第六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

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承上知行之過不及。而歸其能於聖者。素隱行怪。謂

本素通乎天命。純是幽隱。而所行畸乎人事。更以怪異。其獨到之神理。自不可泯沒。故後世必有宗述焉。此則有上達而無下學。不可以經世。吾弗爲之矣。若道不同方也。遵道而行。謂遵循其道以力行。矜持太過。造及其半。不復能前進。故半途而廢止。此則有下學而無上達。不可以達天。吾弗能已矣者。學期淺造也。若君子依乎中庸。乃身與道渾合爲一而不離。避世不見知而不悔。乃世與我相遠。絕無人知我所蘊。而終不悔悶。此則露不睹不聞之學。合無聲無臭之天。中庸之不可能者方能。故謂惟聖者能之。此正與君子中庸相應。爲脩道立教之的者也。○鄭註曰。廢。猶罷止也。

右第七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

此論費中察隱。以發莫見乎隱之義。凡言君子之道。皆指中庸。費而

隱者。斯道非專於隱。乃無物不有。繁費而實幽隱者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

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

下莫能破焉。

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乃率性爲道之露倪處。此言道之費。無不可均

沾者。及其至。謂精微之極。雖以聖人之生知安行。亦有不知不能。天地之大。人猶有以垂沴之缺陷爲憾。此言道之隱。無可盡究竟者。故君子語大者。道不獨大。費以言乎其大而巨包無外。故天下莫能出其外。

而載焉。語小者。道不獨小。隱以言乎。其小而微。入無
痕。故天下莫能入其中。而破焉。○註疏曰。聖人有所
不知者。言道之至極。如造化之理也。憾恨也。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

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

天地。

詩大雅旱麓之篇。飛躍皆知能之呈露處。鳶飛

就鳶魚之飛躍。證夫婦之知能。亦足以見道者。故君
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謂君子造作端倪。只在夫婦之
與知與能。而費中露隱也。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謂充
類之盡。則與知與能。即達於無聲無臭。可昭察乎天
地。而隱者悉顯也。此殆於夫婦之費處得窺。而自於
天地之隱處無障。真卽費卽隱。一以貫之者耳。○鄭
註曰。察猶著也。孔疏曰。造端乎夫婦。言初造立端
緒。起於匹夫匹婦之所知所行者。

右第八章

自第八章至十一章大旨是發明其見乎體借夫婦之知能指點率性爲

道之端倪而不違人反身皆自界通以造端夫婦者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承上造端

夫婦而約歸於人道不遠人言道體卽在人身也。遠人之不可爲道反言以決之耳。詩云伐柯

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

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

願亦勿施於人

詩幽風伐柯之篇謂執柯伐木以爲柯彼柯法則卽不遠於此柯然所執

與所伐睨目視之猶覺兩物之相遠以形道與人之無兩者故君子以人治人者卽以人之道還治人之

身改而止者去其不如人處。卽止而無以復加。中心之謂忠。如心之謂恕。忠恕乃不違人之心。自合乎不違人之道。故違道不違。如人施諸已而心有不願。則亦推此心而勿施於人。此正中解夫忠恕也。○孔疏曰。柯斧柄也。則法也。伐柯斫也。柯柄長短。其法不遠也。忠者內盡其心。恕者外不欺物。恕。付也。付度其義於人。違去也。諸。於也。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

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君子之道四。卽忠恕之道。又申解不欲勿施者。丘未能一

焉。其心不以自滿也。所求乎子臣弟友，乃責望之言。卽以此事君父兄友而未能，乃反躬之行。庸德之行，者，倫常之德。行之務使足也。庸言之謹者，倫常之言。謹之，不使有餘也。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則行德之心。益力。有餘不敢盡，則謹言之心，益至。謹之至，則言能照顧其行。行之力，則行能照顧其言。君子胡不慥慥爾。於其人品，豈不篤實。以示願學之意。而道不遠人。惟此為實體之也。○註疏曰：慥慥，守實。言行相應之貌。胡，猶何也。

右第九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承上道不遠人而更約歸於身故從素位

唯到反身處本質不染之謂素現在所居之謂位。君子惟質素其位以行，不願望其位以外之事也。素

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
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
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
怨天。下不尤人。素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隨所值。各有
本分之素。行乎富貴。貧賤夷狄。患難。
隨所素。各有當下之行。此所入之境。雖多。而現在即
爲已。有能行。卽爲實益。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以
上欺下。爲陵。以下攀上。爲援。行素而自得。則正已。不
願外。而無陵援。則不求於人。無怨者。自無失望之憾。
而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俯仰俱適。正無怨之
極也。○註疏曰。援。謂牽持之也。尤。過也。責也。故君子
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

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謂所居

天命。是最爲得筭者。小人行險以徵幸。謂所行于奪難測。常在危險。以徵其幸。獲是最爲失筭者。引夫子之言。謂射似君子。而失諸懸的之正鵠。惟反求其不正之身。乃爲居易之君子。作印證。特指出身字。以見素位不願外。要莫切於其身耳。○鄭註曰。易。猶平安也。險。謂傾危。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鳥名也。正。正也。鵠。直也。大射則張皮侯而棲鵠。賓射張布侯而設正也。

右第十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

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承上高遠指天地。卑通指夫婦。譬如行遠。

者之必自滿。登高者之必自卑。謂其造端之處不可越也。詩小雅棠棣之篇。宜爾室家。恨兄弟和樂來。樂爾妻孥。恨妻子好合來。夫子讀詩而嘆父母之順。因其一家俱和樂。想像父母之亦然矣乎。是猜度之詞。此俱言卑通以證自卑。乃結前造端夫婦之吉者也。○註疏曰。辟音譬。自從也。琴瑟聲相應和也。翁合也。朕相好之甚也。孥音奴。子孫也。

右第十一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此論鬼神體物。以發天命謂性。卽莫顯乎微之義。鬼神是造化之靈。

爲人天之司命者爲德是其情狀其感矣乎贊其廣
天充滿之極也視之無形而弗見聽之無聲而弗聞
然能終始乎物隨在覺察是爲體物而不可
遺漏此言爲德之感見天命謂性之非虛者使天下

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

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使爲設使天下之人

不狗何等入潔淨無染之謂齊精瑩不昏之謂明正
其衣冠之謂盛服以承祭祀者借祭祀一端試以此
對越驗鬼神之果若何洋洋流動充滿之意如在其
上如在其左右皆以吾心之神合天地之神處處若
爲之鑒臨也詩大雅抑之篇言神之來格不可測度
况可厭射見鬼神之實有以爲體物如在之證○鄭
註曰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
皆聲之助朱註曰射詩作穀

揜如此夫。

夫微之顯。謂鬼神不見聞。原極其微。而洋顯。誠之不可揜蔽。乃如此夫。深嘆此誠能微者使顯。而人性與天命之相通。端係之此耳。

右第十二章

自十二章至十五章。大旨是發明莫顯乎微。借鬼神之如在。狀出天

命謂性之靈爽。而感通繇於誠。卽是慎獨。若大孝達孝及爲政。皆一誠之所貫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承上誠不可揜。而以大孝之格天。推明之。舜其大孝

者。其德與尊富饗保諸福。皆極其隆盛。備百順以致之。親也。○孔疏曰。子孫保之。言承保祭祀。周時陳國是舜之後。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

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

覆之

故大德乃獨享德爲主而祿位名義各各言其必得推本惟德爲能致福而可必焉故天之生

物又推本於天因材質以篤厚而栽植者滋培傾側者顛覆惟天爲能予奪之不與者○鄭註曰材謂其質性也篤厚也栽猶植也培益也覆敗也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

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

命

詩大雅假樂之篇可嘉可樂之君子指成王憲者法則令者淑善民者庶民人者仕人安其躬爲保

助其行爲佑眷注無已爲申天道難知故以詩爲證於是承以大德者必受命謂天所命之性既盡則天所命之福亦歸而受命爲天子此必字乃應前數必字斷乎其不與者舜之以德致尊富饗保洵非虛耳

○鄭註曰。保安也。佑。助也。孔疏曰。按詩本文憲憲爲顯顯。與此不同者。齊魯韓詩。與毛詩不同故也。宜民。謂宜養萬民。宜人。謂宜官人。

右第十三章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

父作之子述之

承上誠不可揜。而以達孝之感神推明之。文王之無憂。爲孫父子作述之

盛。而父作仍卽重子述。爲下文達孝張本故。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

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

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大夫。祭以士。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

無貴賤一也。

武王纘先緒而有天下。極尊富饗保之。隆以逮其親。周公成先德而追王上祀。

及喪祭。達臣民之普。以逮其下。皆子述事。此只重在達祀禮。而不重在有天下也。○鄭註曰。纘。繼也。緒。業也。戎。兵也。尚書謂一著戎衣而天下大定。未猶老也。追王大王王季者。以王迹起焉。先公祖紺以上至后。復也。斯禮達於諸侯大夫士庶人者。謂葬之從死者之爵。祭之用生者之祿也。期之喪達於大夫者。謂旁

親所降在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三年之喪者明子事父以孝不用其尊卑變也。子

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

人之事者也

武周達孝承前祀禮達乎臣民而稱其孝之通達無間者善繼善述卽就所制

祭禮爲能體貼先人之志願與行事而通達之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

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

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

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

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

也

春秋舉祭祀之時。脩其祖廟而陳鼎設衣爲食。皆祭中所設供之儀物。宗廟之禮序昭穆而序爵序

事族。酬燕毛。皆祭中所陪列之臣子。對越之謂位。駿奔之謂禮。舞蹈之謂樂。踐之行之。奏之。乃臨祭時。一舉行者。先人以分言爲所尊。以情言爲所親。初沒爲死。既葬爲亡。而能致乎敬愛。如生如存。皆就祭時感格若此。故爲孝之極至。惟至乃能達耳。○鄭註曰。脩謂掃也。宗謂祭器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設之當以授尸也。時食。四時祭也。朱註曰。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酬。導飲也。註疏曰。旅。衆也。旅。酬下爲上。謂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解於其長。下。賤而得有事。是其榮也。燕。祭畢而燕也。齒。亦年也。郊

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社因論

祀禮而併及之。單言上帝者統於所尊。以見非尋常百神之祀。乃至尊無對之上帝也。宗廟言先者見非新亡考妣之祀。乃極遠難接之先人也。明乎郊社禘嘗之禮義。是能窺其精意。直與天地鬼神相昭格。而隱微者可使顯見。將顯見如民物。自無不明。故謂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此見武周所制祀禮之精。真能子述而貽其親以無憂也。○朱註曰。郊祭天。社祭地。祿天子宗廟之大祭。迎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

右第十四章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

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
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
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
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
以不知天

承上誠不可悅而以三達德五達道九經皆貫於一誠以推廣之文武乃昭代之君其政藏在方策可考非如前代之無徵者爲君能如文武卽是其人存則其政之在方策者自可舉起此爲全章之綱領也人亡政息夾言無人之不可耳人道乃君之有道者其速於舉政猶地理之速於生獻

且如樹中之蒲葦。其生尤爲最易。故爲政在人者。卽指上人存之人。謂人之關於政至切也。取人以身者。取法其人。在以吾身。卽以文武之人勉其君也。脩身以道者。謂古今通行之道。卽下達道也。脩道以仁者。謂萬物一體之仁。卽下達德也。此道與仁。皆以脩身者。生理之仁。卽生身之仁。故謂仁者人也。而人爲親所生。當以親親爲大。仁之處。置合宜爲義。故謂義者宜也。而義。繇賢者出。當以尊賢爲大。仁之秩序有章。爲禮。故以親親之降殺。尊賢之差等。爲禮所繇生。此義與禮。皆以輔仁者。故君子總承上文。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道大親親。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脩道以仁。仁者人也。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人本於天。而天道卽人道。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凡人字一例。皆是人身之人。總皆以脩身而爲人存計者也。○鄭註曰。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朱註曰。敏。速也。蒲。蘆。蒲葦也。

天下之

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
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
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
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
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
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
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
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此以五達道詳發前脩身以道以三達德詳發前脩道以

仁。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爲舉世共繇之倫。故爲天下之達道。知仁勇三者。爲盡人同得之性。故爲天下之達德。仁中別出知勇。皆以成仁者。所以行之者一。暗指下文誠字。爲三與五分析多端。故云一以統貫之耳。不思而得之謂生。假借研磨之謂學。刻苦參提之謂困。三者同一知之。則同一見性。故謂及其知之一也。不勉而中之謂安。嗜慕若渴之謂利。竭歷求前之謂勉強。三者同一行之。則同一證性。故謂及其成功一也。好學卽指學困之功。述知則復其知之德矣。力行卽指利勉之功。近仁則復其仁之德矣。知耻卽指知之成功之未一爲耻。近勇則復其勇之德矣。斯德更無有不達者。知斯三者。則以達德行達道。故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取人以身。故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人存政舉。故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此皆發明達德卽是人存。以起下政舉者也。○朱註曰。子曰二字衍文。凡爲天下國

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

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旣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此以九經詳發前政舉。九經先言其目。謂治具之當畢張而不可有缺也。次言其效。謂程功之可立奏而非徒勞罔益也。次言其事。謂各有當盡之實行而非可僥倖望治也。所以行之者一。亦暗指夫誠又爲九經分析多端。故云一以統貫之耳。○朱註曰：經常也。體謂設身以處其地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爲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

中庸註

十七

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來百工則通工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蓋大臣不當親細事者。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費之厚。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凡事豫則

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

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

身矣

此承上行之者一。而以前定推本於誠。凡事卽達德達道九經之屬。豫則前定而植立。不豫則

不前定而廢弛。緩急有序爲不跲。展布有方爲不困。內省常慊爲不疚。取之逢源爲不窮。言事行道就凡事之言。皆必前定之有益。以見不可不豫也。在下位借爲臣者以形爲君。必獲上方能委任成功而民治。必信友方能同心共濟而獲上。必順親方能誅親迨疏而信友。必誠身方能至誠感格而順親。必明善方能悟後起脩而誠身。不前定乎彼。必不能取效乎此。以豫立之道通推之。至於誠爲極則焉。善亦是誠。真心之粹然者卽爲善。是明亦所以明其誠者耳。○註疏曰。跲。躓也。謂行倒蹶也。困。乏也。疚。病也。獲得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

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此承上誠字而詳論求誠之學誠指

真心。渾全此心爲誠者。天命之本然。原物與無妄。故爲天之道。以示能誠之的也。實踐此心爲誠之者。人性之本然。原無容作偽。故爲人之道。以示求誠之功也。誠者不待勉強而中。思索而得。從容以中夫

道爲上達天德之聖人。乃釋天之道也。誠之者殫精研究。以擇乎善。而參參服膺以固執之。乃釋人之道也。前知天知人。正明此誠者與誠之者之緣繇耳。下文乃專論擇善固執。考古證今爲博學。詢師質友爲審問。攝心入微爲慎思。研幾必確爲明辨。敦厚其行不汙不替爲篤行。此五者弗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學問思辨行。皆弗輕措。至於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務百倍其功以求能。而不憚夫勤苦者。果能此道矣。考其實能此已千已百。是爲擇善而好學。近乎知。故雖愚必明。固執而知耻。近乎勇。故雖柔必強。若力行近仁。卽以明強攝之矣。此方是知之成功而一方是脩身。通章雖因問政論及政舉。而所歸重實在人存也。○孔疏曰。措置也。

右第十五章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此以誠證性而闢未發之中。明卽教之復其性者也。
自誠明者真心具足而靈知隨啓是從本體入手。謂
之性卽天命謂性之意也。自明誠者靈知既啓而真
心乃具是從功夫入手。謂之教卽脩道謂教之意也。
真心與靈知原無兩體故誠則明明則誠性教之入
手雖殊而還源則一耳。

右第十六章

自十六章至二十一章大旨是將
誠闢未發之中。乃分疏性教極狀

誠之徹於天地萬物而究歸於穆不顯是爲致
中和以位育。尤於中爲提要焉。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

矣

承上性來。故稱至誠。天下至誠謂不思勉而中道。真心無一毫虧欠也。性體原包天地萬物。而為私

意所虧。真心完滿之極。則性體亦隨之完滿。故為能盡其性。一盡其性。則人性即我性。而至誠感人。故能盡人之性。物性即人性。而至誠動物。故能盡物之性。天命即人物與我之性。而中和位育。故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天生地成。至誠於理。而三才相為鼎立。故可以與天地相參矣。此皆性體隨真心以俱盡。而無毫髮之爽者也。○鄭註曰。贊。助也。

右第十七章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明則動。

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承上教來故發其大言致曲者

未及乎至誠當於真心委曲之處推致之也曲既直窮到底則直乃畢達無餘故此曲便能有誠誠則真心已復而充積之妙有不容已者形謂縣中以達外著謂縣微以及顯明謂縣表以微裡動者誠之能動物受者人之能去偽化者彼我渾合於一誠此皆相因而馴致矣至誠卽前能盡性而參贊者惟天下至誠爲能化見其大之至於化亦與至誠無異也

右第十八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

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承上性來故亦稱至誠可以前知謂真心

懇到之極而誅定起慧自能察顯於微也將與之禱
祥將亡之妖孽著龜之卜筮四體之容止皆兆之先
動而可預察者禍福將至所作之善與不善俱有必
先知之者人不能知而至誠獨於將至知之也惟鬼
神能前知禍福而至誠亦然故至誠如神○孔疏曰
禎祥吉之萌兆祥善也國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
曰祥妖孽謂凶惡之萌兆妖猶傷也傷甚曰孽按左
傳地反物爲妖說文衣服歌謠草木之怪爲妖禽獸
蟲蝗之怪爲孽朱註曰著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
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

右第十九章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承上教來。故稱誠者。言誠者。乃直指真心。此真心毫無假借。本

來自有。得此方不至虧損自己。而完成其爲人。故爲自成。而道本上真心以爲行。此乃自己切實造履。故爲自道。再言誠者。重提此真心。非獨自己。凡物皆然。真心造履則物死。愛聚則物生。是爲物之終始。若非此真心。則形無所覆。不誠卽無物矣。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者。自成自道。終物始物。皆莫外此真心。尙當珍重而弗失也。

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

也。

三言誠者。更提此真心。非獨自成便止。乃卽所以成物。成已則於自成自道之體。無所障礙。故以爲

仁。成物則於終物始物之理。無所障礙。故以爲知。仁知卽此真心之隨在異名。皆性之德也。性統於同。則

仁亦能及物。知亦能及己。合外內之道也。時而成已。時而成物。而仁知隨其所用。無乎不可。故時措之宜也。章內三提誠者。叮嚀此真心至切矣。

右第二十章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承上性來。故又稱至誠言無息。

者。詳誠者造至時措咸宜。則誠極其至。能須臾不離而絕無間息也。不息則日漸積累而至於久。久則日

漸感動而至於微。自微以後。皆指真心之存神過化處。此於古今上下。無處不貫。乃相因以必至者。博厚載物。謂其心能體於萬物之下。而承載之。高明覆物。謂其心能運於萬物之上。而覆育之。悠久成物。謂其心能貞於物之終始。而成就之。載物有如地。故其博厚配地。覆物有如天。故其高明配天。成物有如天地之悠久。故其悠久無疆。如此者。承上配天地。不表見而自然章顯。不聳動而自然變化。無作爲而自然成就。真心之感通。其神妙如此。○鄭註曰。徵。猶效驗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

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
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
典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龜鼉蛟龍魚鼈生
焉貨財殖焉論天地之道乃借以形至誠者一言可
盡卽下爲物不貳是造化之樞紐亦卽
指誠也惟不貳則其神化如環無端故其生物不可
測識廣極坤輿爲博深入重泉爲厚上際九天爲高
光被四表爲明時行有漸爲悠歷筭無窮爲久此指
天地爲物言其神化之彌漫也天自昭昭以及無窮
則有日月星辰萬物地自撮土以及廣大則有華嶽
河海萬物天地中之山水自卷石以及廣大則有草
木禽獸寶藏自一勺以及不測則有龜鼉蛟龍魚鼈
貨財此指天地生物言其庶類之繁殖也○朱註曰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蓋舉全體而言。註疏曰。振收也。卷猶區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詩周頌維天篇。穆卽證前不測。謂其趨於聲臭而之不已。乃其爲天之樞紐處也。不顯卽證前不見不動無爲。謂其根於賄間而爲德之純一。所以爲文者。不顯之純德。乃其爲文之樞紐處也。既無夾彙。自無止息。故謂純亦不已。此文德之同天。以應轉至誠。配天地。雖在博厚高明悠久。而所以然者。只此穆與不顯耳。○朱註曰。於音烏。嘆辭。平音呼。純純一不雜也。

右第二十一章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

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此以禮踐誠而闡中節之和。聖人乃崇禮之至者。發育萬

物。卽指前覆物載物。峻極于天。卽指前高明配天。仍以性言。優優充裕之意。禮儀者。經禮有三百。威儀者。曲禮有三千。乃因性而制禮者也。

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

道不疑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

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人卽聖人。

必待之而禮乃行。苟不至德。是非其人。至道不疑。則禮不凝。暴於我矣。故君子以下。論以德發道之功。尊德性者。所得天命之本體。戒懼以尊之也。道問學者。所藉擇執之功。夫率繇以道之也。總一德性。而以無

物不載言爲廣大則推致之以無物不履言爲高明則充極之以本來夙具言爲故則溫釋之皆尊之以目總一學問而以克勤小物言爲精微則窮盡之以周旋悉中言爲中庸則率孫之以耳目未經言爲新則知識之皆道之目敦厚以崇禮者總攝上文敦篤乎德性之原以崇尚夫三百三千之禮焉○郊註曰道猶孫也溫讀如焠溫之溫朱註曰疑聚也尊者恭敬奉持之意敦加厚也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典國無道其默足以

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此歷言其崇禮居上

則不爲自用之驕爲下則不爲自專之倍國有道其言足以典起乎人國無道其默足以見容於世詩大雅烝民之篇見理爲明察事爲哲其此之謂與者詩之明哲以保身正此上下治亂感協於禮之謂與禮

之有裨於性又如此。

右第二十二章

自二十二章至二十四章。大旨是將禮制中節之和。卽從中內

抽出之者。守禮制禮皆所以崇禮而衍和之義者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

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承上崇禮者當安於守禮。引夫

子言愚而好自用。是無德。賤而好自專。是無位。生乎今而反復乎古。是無時。此必爲王法所糾。庶民所議。故裁及其身。三頃雖平。至非天子。則獨以位之不在律之禮。卽三百三千之禮。度謂多寡隆殺之度。文謂聲

音載籍之文。今天下。又獨以時之見從驗之。執謂車轍跡。卽度之一端書。卽文之字法。倫卽禮之等次。此時位之有無分論。而實可互見者。○朱註曰。反復也。燕。古災字。鄭註曰。度。國家官室及車輿也。文。書名也。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有位無德應愚。固不敢作禮樂。有德無位。應愚亦不敢作禮樂。是無位與無德等。夫子嘗說夏學殷而仍從今用之。周禮。又應反古。是無時與無德等。可見有德而不兼時位。斷不可不守乎禮也。

右第二十三章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
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

信民弗從

承上崇禮者常慎於制禮三重指德位時

王天下有此三者並重無一敢忽方能免於自用自專反古之失故以寡過嘆許之上焉者是無時下焉者是無位雖善而有德然無徵不尊則無以取信而得民之從是德亦不可專恃者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

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此制禮時之詳審君子之道即指禮本諸

身既有其德。徵諸庶民。又有時位。三重俱已完全。復以所徵推廣之。考諸三王而不謬。謂因革與之相參。考訂不相差謬也。建諸天地而不悖。謂風氣隨其所宜。建立不相違悖也。質諸鬼神而無疑。謂百神於我。呵護質證。無所疑貳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謂損益百世可知。俟不至猶惑也。知天者。信天之屬意於我。鬼神雖幽。即天之效靈者。故可質知人者。信人之歸心於我。後聖雖遠。即人之將來者。故可俟。鬼神後聖。是難知。乃獨釋之。○孔疏曰。謬。亂也。悖。逆也。質。正也。朱註曰。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是故

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

有譽於天下者也

此制禮後之遵行。動卽同禮。而政事爲行。號令爲言。後世爲遠。目前

爲近。皆我之所徵者。道卽踈禮。而效之爲法。率之爲則。想慕爲有望。鼓舞爲不服。皆民之所信從者。詩。周頌。振鷺之篇。謂在彼無憎惡。在此無厭射。庶幾蚤夜之間。以永終其聲譽。如此。指前徵諸庶民。而天地鬼神前王後聖之咸合。蚤石譽。指前世道世法世則有望。不厭。不如此。則不能有譽。故斷其未有。以見徵信之不可少。而制禮者。德與時位。洵當均重也。○孔疏曰。有望。思慕之深也。不厭。人愛之無已也。

右第二十四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

月之代明

此論誠體兼備。見中和之不容有歧者。祖

祀而辯迷之。憲章文武者。周禮之學。從乎今用。是尊
為憲典而章明之。天時有陰陽之愆伏。律則調之如
律呂。而上贊其化。水上有風氣之異宜。變則體之如
重衣。而下宜其俗。於帝王天地。能合併包羅。而無一
理之滲漏。是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時。就中
能循環運旋。而無一理之參差。是辟如四時之錯行。
如日月之代明。○孔疏曰。憲法也。章明也。鄭註曰。轉亦覆也。朱註曰。錯猶迭也。萬物並育而

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

地之所以爲大也

天地間有萬物而道寓焉。萬物並
育。謂各得其氣以爲生。而不相侵

害。以彼此初無假借也。道並行。謂各率其性以放動
而不相悖戾。以應感初無窒礙也。小德是流行之造

化卽指禮而爲中節之和者。川流則如川之流而浸貫無遺。分其道以賦物焉。大德是主宰之造化。卽指誠而爲未發之中者。敦化則敦厚其化而醞釀不匱。合其道以藏用焉。惟大德兼乎小德。乃大不至壅積。小亦不至滲漏。而共成其大。故謂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正應轉無不持載。無不覆護。而仲尼之取辟於天地。有繇然矣。

右第二十五章

自二十五章至二十七章。大旨

發之。卽是禮大德以至誠發之。卽是誠而究至彼此相知處。總見中和之原自合一耳。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

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承上小德以覆論夫禮故稱至聖聰者不

蔽於耳明者不蔽於目庸者思能通微知者謀能通物此皆用之於點臨者寬者不狹隘祿者不急迫溫者不慤烈柔者不暴厲此皆用之於包容者發者不委靡強者不挫折剛者不柔脆緩者不問息此皆用之於執持者齊則無汚染莊則無褻狎中則無過不及正則不偏不倚此皆用之於恭敬者文則無粗率理則無錯亂密則無疎漏察則無混淆此皆用之於辨別者有臨與容執敬別各有多種以給付故俱謂其足以也○朱註曰文文章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

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
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萃衆德而
包括極其
廣是爲溥博停蓄極其深是爲淵泉隨時所值以出
之正言小德之川流也其溥博如乎極廣之天淵泉
如乎極深之淵贊其預備之盛見之於容貌而民莫
不敬仰言之於詒誥而民莫不信向行之於政事而
民莫不悅服贊其臨出之盛聲名卽從敬信悅來自
盈滿中國以及蠻貊至於舟車人力天覆地載日月
霜露所到之處凡有血氣者皆知敬信悅卽是莫不
尊親至聖感通之廣同於至誠之高明配天因言故
曰配天以應之川流之小德其盛亦至於此

右第二十六章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

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承上大德以覆論夫誠故稱至誠天下之大經

卽五品之達道心真則能條分爲經縷合爲綸而經綸之天下之大本卽未發之中心真則能不昏不散而植立之天地之化育卽生物之不測處心真則能其知如神而知契之夫焉有所倚者凡此皆真心中渾然全具初不倚藉於思勉者也○朱註曰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

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此心與大經大本化育合成一體懇到之極故爲肫肫其

仁又擬其停蓄則淵淵乎其爲淵而極其深又擬其包括則浩浩乎其爲天而極其廣多方以狀其難盡

正言大德之教化也。固聰明聖知。謂智德之完固。卽指前至聖天德。謂不倚之合德於天。卽前至誠至聖非達乎此。則與至誠之天淵終隔。故謂孰能知之。教化之大德。其妙更至於此。○鄭註曰。肫肫。懇誠貌也。孔疏曰。固。堅固也。

右第二十七章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此歷歷引詩。乃以證首章之義。而抽繹之。詩。衛風。碩人之篇。言內衣文錦。外加尚以緇綱。惡其

文之著者以錦爲文而不欲其著見於外也。君子從隱微處着力。故爲闇然而不若小人之的然。從顯見處徵驗。故爲日章而不若小人之日亡。本淡泊而不至爲無味之厭。本簡質而有美在其中之文。本溫和而有敦懌各辨之理。此闇然中妙處。如錦之藏於紉內者。還方爲遠。民俗爲風。皆卽指顯。切身爲近。起念爲自。皆卽指微。知其微顯之相因。則得手機關之從入。故可與入德矣。以微攝顯。從以綱覆錦。看來此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相證。而重釋其義者。○鄭註曰。禘爲綱。淡其味似薄也。自謂所從來也。詩云

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小雅正

月之篇言魚潛淵。雖隱伏矣。亦甚爲昭著。易見。君子
內省不疚。謂向內省察之無病。是人之所不見。從潛
伏看來。無惡於志。謂自無憎惡於己志。是人之所不
可及。從孔昭看來。詩大雅抑之篇言相視在爾室內。
庶幾不愧於暗處之屋漏。君子不動不言。謂不待言
動之露。從屋漏看來。敬信。謂自常敬信於心。從不愧
看來。此卽證乎戒慎不貽恐懼不聞。而重爲抽繹者。
耳。○鄭註曰。孔甚也。昭。明也。相。視也。室。西北隅。謂之
屋漏。非有人也。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

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
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商頌烈祖之篇。言奏進感格時。主祭者無有

言說助祭者皆靡爭競。君子不賞不怒。謂在上不事賞罰之加。從無言看來。民勸民威。謂於民自得勸懲

之速。從靡爭看來。詩。周頌烈文之篇。言不顯者。惟德。百辟蒞矣。其刑法之。君子篤恭。謂天子敦篤其恭。敬。從不顯惟德看來。天下平。謂舉世咸化於平康。從百辟刑之看來。此卽證乎天地位萬物育。而重爲抽釋者耳。○朱註曰。奏進也。假。格同。威。畏也。鈇。莖。斫刀也。鉞。斧也。鄭註曰。辟。君也。百君盡刑之。諸侯法之也。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未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詩大雅皇矣之篇。設言上帝懷念文王之明德。能不大聲。音與形色。夫子言聲色可聞可見。不大猶未盡。於以化民。止爲末務也。詩大雅烝民之篇。言德之易舉。其輶如毛。然毛猶有倫類。非可擬乎其德。此重重駁入者。詩大雅文王之篇。言上天之載。事。無有聲音。無有臭氣。至矣者。謂天載爲顯。無聲臭。

爲微而顯微互融。方能以人合天。斯爲極至也。此與天命謂性。中庸具至相證。而義又重抽焉者。屬類引伸。皆以諷咏首章不盡之餘音。○鄭註曰。精。輕也。言德之易舉而用。其輕如毛耳。倫。猶此也。載。謂生物也。上天之造生萬物。人無聞其聲音。亦無知其臭氣者。孔疏曰。載爲事。

右第末章

末章歷引詩騷。以作總結。

中庸論誠篇

此與湖南講內相同

中庸全書。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矣。誠者真心之謂。總是發明此真心。天命之性。未發之中。卽誠者天之道也。率性之道。脩道之教。發而中節之和。卽誠之者人之道也。此真心藏於不睹不聞。最隱最微。極於位。天地育萬物。莫見莫顯。顯見卽在隱微中。故其工夫。只在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以慎獨也。惟獨慎。則中和

致。而位育兼舉之矣。首章已括盡大旨。後乃詳發之。蓋中庸之名。創自仲尼。而有君子小人真偽之辨。專在獨處之慎肆。如僞中庸。固爲斯道大害。卽同在道中。而無奈中庸之至。知行稍有過不及。便爲賢智愚不肖之不明行。必如舜之知。回之守。夫子所論之強。庶不爲素隱之逃。道道之廢。而爲依中庸之聖人。方是脩道謂教之的也。蓋道不徒隱。乃費而隱者。又以費狀乎莫見。天地聖人之有憾不盡。而愚夫愚婦。反可與知與能。正是率性謂道處。故察乎天地者。卽造端於夫婦。不遠人。以爲道。而歸於忠恕。不願外以爲行。而歸於反身。皆是造端夫婦。而自邇自卑者。然高遠宰外是哉。高遠莫如鬼神。乃主宰造化之上帝。不見不聞。人不能知。而默體乎物。不能有遺。亦正天命謂性處。舉凡天下之人。卽愚夫愚婦。一念齋明。便鬼神洋洋如在。可見高遠不出此卑邇中。彼素隱有違者。止知有隱。遺却夫婦之知能。是與天爲徒。而暗乎

人道道半塗者。止知有顯道。却鬼神之體物。是與人爲徒。而喻乎天。而孰知中庸之道。借費可以通隱。引微卽以達顯。就愚夫愚婦以擬知能。是窺隙光而知有室。炬也。孰知能之一際。以察天地。格鬼神。是擊石火而使之燎原也。卽微卽顯。卽顯卽微。其圓如環。其活如珠。而躑空執有。皆屬逐塊。故重拈前義。而云夫微之顯。此只是真心貫通。吃緊在於一誠。而密義未易輕洩。至此方爲揭破。若干重黑障。與以日月光明。六合入荒。洞然入目。鬼神天地。豁然現前。向道者可以心開。懷疑者爲之膽破。大有驚嘆之意。故云誠之不可掩。如此夫。此則志懷不賒。恐懼不聞。以真獨洞。爲功夫要着也。惟誠不可掩。於是大孝可以格天。達孝可以饗帝。饗親。五達道。三達德。九經。而總歸於行之者一。一者何也。曰誠也。誠之本體。原與天合。而不可有虧。誠之功夫。實在人爲。而不容稍委。非本體無以印功夫。非功夫無以完本體。故發天道人道性教。

之者而歸諸誠明明誠之合一自後盡性之參贊致
 由之動爰前知之如神自成之成物博厚高明悠久
 之配天地無非形容此點真心卷之不盈一握故之
 則論六合所謂位天地育萬物者俱在於此無處不
 是其盛見而其實乃不見不動無為復歸於於穆之
 命不顯之德則仍不出乎隱微中者此誠乃未發之
 中而發之中節即為禮不得有兩故有天地萬物之
 爾漫即有三千三百之品節必脩德凝道以崇禮方
 能明哲保身有德而無時位則守禮有德而乘時位
 則制禮以禮乃誠中之作用不可獨廢而兼體之者
 惟仲尼彼以帝王天地為法程分之為小德之川流
 則有臨與容說敬別之時出合之為大德之教化則
 大經大木化育之無倚而結之以苟不固聰明聖智
 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是顯見之禮又合於隱微之
 誠而中和庶不至兩岐斯為天人合德中庸乃有完
 諸也本章歷歷引詩乃咏嘆前文衣錦尚絀即前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潛伏孔昭。不愧屋漏。卽前戒慎不
睹。恐懼不聞。無言靡爭。百辟刑之。卽前致中和而位
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卽前天命之性。借證詩辭而
抽繹其義。總以結一書之音者。要之天命爲學問源
頭。故首言天命。謂性。中言體物鬼神。言於穆天命。末
言天載無聲臭。每每遊出以作主張。微顯爲天人關
竅。故首言莫顯乎微。中言費而隱。言夫微之顯。末言
知微之顯。每每點出以作樞紐。而究竟不外於真心。
只是一誠。故首言慎獨。言未發之中。卽是誠字之意。
言誠不可掩。言反身不誠。遂詳發此誠字。雖帶及
於禮而合之。達天德。終以誠爲究竟焉。中間又推本
於明善者。乃爲見地不圓。全體終隔。真心一假。固爲
小人之中庸。真心一偏。亦爲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
求其顯微無間。天人交徵。卽以此真心照之。是爲明
善。又與大學之明明德相合。蓋誠與明原無兩體。而
明卽所以明其誠。中庸之與大學。雖異而實同者耳。